



21th
太阳鸟文学年选
二十一周年
1998-2018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林建法 林 源

中国最佳 中篇小说

2018

太 阳 鸟 文 学 年 选



海外篇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21th
1998-2018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2018
中国最佳
中篇小说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林建法

林 源

© 林建法 林源 201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8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/ 林建法, 林源主编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9.1

(太阳鸟文学年选 / 王蒙主编)

ISBN 978-7-205-09505-5

I. ①2… II. ①林… ②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5374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-ph.com.cn>

印 刷: 沈阳新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16.5

字 数: 255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高 丹

装帧设计: 丁末末

责任校对: 耿 珺 郑 佳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9505-5

定 价: 55.00 元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王 蒙

执行主编 林建法

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

张东平 孙 郁

分卷主编

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

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

杂 文 卷 王 侃

诗 歌 卷 宗仁发

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

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

叙事的归来

黄 平^①

我们这一代“八〇后”文学批评者，对于当代文学现场的重要了解渠道之一，就是林建法老师每年编选的最佳中篇、短篇小说选。林建法老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建设的成就蜚声海内外，于此同时，他也是重要的文学选本大家，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做了无数的幕后推动工作。故而，有机会为这套有长久历史与重要影响的选本写序，对于我既荣幸又惶恐。林老师身体欠安，我不敢推辞，只好勉力为之，谈一些对于今年所选作品的浅见，以及对于2018年小说的整体印象，以此就教于各位读者。

尤凤伟《验明正身》一篇，体现出老作家的现实主义立场与现实主义风格。小说从一桩案件开始，从局宣传处副处长位置上调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汪一明，在审讯一桩贩毒案件时，对一名身材瘦小、满脸稚气的嫌犯小龙的年龄产生怀疑，不满18岁是不能执行死刑的。由这个点开始，作家从汪副队长对于小龙年龄的调查，带出超生后上不了户口的“黑孩”现象。小说情节并不复杂，带有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浓郁的人文关怀，将文学写作向社会公共议题敞开，显示出文学回应现实生活的有机活力。

皮皮《房屋曾安静 世界曾安宁》一篇，据文末标注写了长达五年，在柏林与沈阳两地完成。这篇小说的形式较为独特，以女作家Y与大学女教师X跨越

^① 黄平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当代文学研究者。

欧洲与中国的网络通信展开，同时穿插多个亚文本，比如Y写的小说《花开花落》、X写的《关于策兰》、X关于电影《撒旦的探戈》的影评等等。很难概括这篇小说的完整情节，其核心线索是Y与X谈论各自遭遇的爱情，以及对于奥斯维辛、波兰起义、哲学、电影、舞蹈等等的交流。这篇小说是皮皮小说中较为成熟而展现出阔大气象的一篇，尽管部分叙述有些沉溺，但还是较为深入地从知识女性的角度，探索现代人的精神困境。小说展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较为罕见而珍贵的思想性，比如X和Y对话中提到的，“试一试，离开‘我’，不提‘我’，不想‘我’，忘‘我’”、“你不能把创作当做生活的支撑，我倒觉得应该是反过来的。生活是创作的前提”，这些看法所触及的从狭小的“自我”中解脱出来，以及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，对于当代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，都有及时而切题的启示意义。

裘山山《失控》一篇，也是从一桩案件开始。小说的五节，除了最后一节即死者周德伦的自述外，都是拟审讯实录。小说从当晚旅行社团队中的董事长周德伦充满悬疑的猝死写起，通过身边人从各自角度的叙述，还原周德伦的生活与婚姻。这篇小说面子上是一篇多视点叙事的凸显技术的小说，但是在里子上还是围绕现实生活展开的世情小说，展现出每个人物各自生活的波澜沧桑。

王手《平板玻璃》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，在艺术的控制上较为成熟。小说笼罩在“我”即一个六十出头的事业有成的玻璃商人的自述与回忆中，作者从“我”来ZD大学参加玻璃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开始，回忆1979年青年的“我”从温州闯上海贩玻璃的经历。小说的情节单拎出来看是很凄凉的，但是叙述人始终在克制任何矫情或自怜自恋，很平静地叙述父亲之死、母亲信教离家、自己在上海的奔劳、和上海女人陈优犁的感情、阿芬失败的婚姻等等。和在“我”的回忆中始终出现的温州到上海之间等级鲜明的客轮一样，“玻璃”在小说中也象征化了。“玻璃”代表着命运中隐形的障碍，在上海与家乡之间，在“我”和上海籍的女人之间，在阿芬与她求而不可得的幸福之间……令人感佩的是，在这篇小说中，叙述人以平静的叙述承担了一切，在无数的失败与最终已无意义的成功之后，以叙述撑起了尊严。

须一瓜《甜蜜点》是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，约8万字。须一瓜近年来因小说《太阳黑子》（改编为电影《烈日灼心》）声名更盛。《甜蜜点》延续《太阳

黑子》这一类型展开，湿地公园月圆夜，扫黑大队的公案彭景妻子被离奇杀害，自己反而被怀疑成凶手，陷入警方的审讯与追击之中。在逃亡以证清白的过程中，彭景遇到了一位神秘的青年女子，由此牵扯出龙庭村的陈年冤案……对于《甜蜜点》这样的作品，已经很难用纯文学或者类型文学这种固有的标准来评价，小说的可读性非常强，悬疑丛生，节奏紧张刺激；同时小说的推进方式，比如故事的展开、场景的转化、人物的对话，具有浓郁的影视化特点，很便于影视改编。同时，《甜蜜点》塑造出较为生动的人物形象，对于人物的命运饱含情感。最后，在主旋律的意义上，《甜蜜点》也完全吻合当下公安领域“扫黑除恶”这一主题。这是一篇比较圆熟的面面俱到的小说，对于须一瓜这一类型的写作而言，可以被视为《太阳黑子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。

限于篇幅，以及不能在读者读这些精彩的作品之前“剧透”，笔者只能概览式地逐一介绍本书的五篇小说。管中窥豹，当下小说的故事性明显在增强，本书中的五篇小说有三篇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探案作为叙事线索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在影视、网络等文化媒介的叙事性越来越强的今天，文学界显然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，重新找回讲一个好故事的能力，无疑是对题中应有之义的回应。但需要说明，文学永远比故事多了一些什么，这多出的一点，非常考验作者的能力与天赋。

此外，当下小说的思想性也在凸显。和故事性一样，在比较极端的纯文学框架看来，思想性一度被视为和文学关系不大，仿佛文学和哲学分家之后，文学会发展得更好。然而如果当下的文学无法接入当今世界的思潮流变，无法回应当代人的思想焦虑，其生命力与艺术价值实在值得怀疑。本书中的几篇小说，大都在回应当今的一些公共议题，以文学的方式给出另一种思考。因此说，一些媒体上流行的所谓当代文学抱残守缺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，实则是一种偏见。如果以本选本乃至林建法老师二十年来的年选为参照，当代文学自有生生不息的气象，在时代的大潮前，文学的各种探索与回应，始终在暗流涌动。

001 序 叙事的归来

黄 平

001 验明正身

尤凤伟

025 房屋曾安静 世界曾安宁

皮 皮

090 失控

裘山山

125 平板玻璃

王 手

149 甜蜜点

须一瓜

验明正身

◎ 尤凤伟

—

汪一明从局宣传处副处长位置上调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，立刻投入对一个案件的审讯。几乎没有例外：将嫌犯抓捕归案后立即进行审讯，通称突审。突审是关键一环，趁犯惊魂未定时单刀直入，十有八九就招了，事半功倍。如果过了这个时间节点，待嫌犯缓过神来，认清了形势明确了利害，从而有了应对策略，审讯便难度倍增，甚至陷入泥沼，所以需趁热打铁。

摆在眼前的这个案件，看似简单却十分重大。简单是说单纯地贩运毒品，重大是数量甚巨。依照法律规定，如无特殊从宽情节，结伙主从二犯均可判死。这是一方面，另方面须令嫌犯尽快交代出上家下家，以扩大战果一网打尽。

正因为案情重大时间紧迫，分局刑警一、二把手齐上阵，寇彬队长带一名警员审讯一犯，汪一明副队长带一名警员审讯另犯，天色已晚，顾不上吃饭，说挑灯夜战当恰如其分。

当汪一明副队走进审讯室，副手小丁已坐在桌前等候，汪一明说讲讲大体情况。小丁说情况有些复杂，汪问怎么复杂？小丁说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。汪一明问怎么不明？小丁说身份证是假的，这样上面的相关信息不能判断是真的。汪一明“哦”了声，这时门开了。刑警将一名身材瘦小满脸稚气的嫌犯带进屋，坐下后汪一明扫了一眼发问：知道到了什么地方？

知道。年轻嫌犯埋着头回答。脸上的肌肉紧绷。

小丁开始记录。

知道为什么进来的吗？汪一明又问。

知道。

知道很好，下面如实回答问题。

是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

……潘光明。

这是身份证上的假名字，我问你真名。汪一明盯着这个自称潘光明的年轻嫌犯。

你们知道潘光明是我的假名？！嫌犯抬了抬头又重新垂下。

知道，我们什么都知道，所以你必须说真话。

是。

你的真实姓名？

这个……我没有名字。

什么？没有名字？！汪一明首先想到的是嫌犯想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。遂抬高声音：不许耍滑头，说出你的真实姓名！

我真的没有名字。前年办假证的时候临时起了个潘光明……

我有个小名，叫小龙。

小龙？光有小名？你上学没有大名？

没上学。

什么？没上学？文盲？汪一明有些惊讶，仍然认为“小龙”的回答有诈。

我真没上学。小龙又说一遍。

为什么不上学？

没户口，学校不收。小龙说。停停又说，俺是超生的黑孩儿。

汪一明的心咯噔了一下，他自然知道中国有“黑孩儿”这么一个特殊族群，父母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，超生又不交罚款，于是孩子便成了黑孩儿，黑孩儿的一切得不到保障，许多流落到社会上无法生存，便走上犯罪的道路，不用说没户口的眼前这个小龙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之外，便属于这种情况。

他问：你的家是哪个省？

小龙答：不知道。

小丁插问：你身份证上不是写的云南省吗？

小龙说：云南也是办证时胡说的。

你家里有什么人？汪一明问。

不知道。

不知道？这怎么能不知道？！汪一明拿不准对方是不是在耍花招儿，就算是没有户口的黑孩，终归是父母生下来的吧？他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全盘否认自己的真实存在呢？目的是什么？

他问你是说你没有父母？

小龙说父母哪个能没有？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现在在哪里。

面对小龙的一问三不知，汪一明意识到自己的预审遇到了障碍，公安预审就是把相关案情搞清楚，然后移交检察院，由检察院向法院起诉。到此，他仍然不明确是不是该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策略。

他有些不悦，抬高一些声调，盯着小龙说：你已经犯下严重的罪行，如果不配合，下场将很可悲，懂吗？

我懂，我配合、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小龙连忙表白，抬头瞄了眼黑着脸的汪一明。从小龙瞬间移开的目光，汪一明体察到的是真实与无奈。

他缓和下来说：既然有这个态度，那就先把不知道的放一边，把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。

小龙交代自己的身世，爹妈先生了他姐姐，还想要个儿子，又生，就生出他和双胞胎哥哥。交不上两份罚款，就把他卖了，卖的钱给他哥哥上了户口。

哦，汪一明不由“哦”了声，这是谁告诉你的？

养父母。

你养父母在哪里？

不知道。

又不知道？

嗯，老挨打，受不了就逃出来了。

那时你多大？

五六岁，记不准了。

你养父母家在哪儿？

不记得了。

什么都不记得了？

只记得是一个小村，村东有条河。河坝上长柳树和杨树，风一吹，树叶哗

哗响。

汪一明眼前就出现如小龙所描绘的那样一个小村庄，恰恰是他对自己胶东家乡的记忆。

他又想，小龙是不是自己的胶东老乡？当然这不重要，与自己审理这个案件没有什么关联。有关联的是要把他身世、来处等个人信息弄清楚。他再问：你离开养父母家，后来去了哪里？

小龙答：说不准。

怎么说不准？

流浪。满世界跑，爬火车、大卡车，哪儿下来哪儿就是家。

家？

我是说桥洞底下、水泥管里，要是刮风下雨就到车站候车室在长椅上睡，在那儿很享受了，能要到吃的东西。

要是得不到呢？汪一明问。

偷。小龙不隐瞒自己有盗窃史。

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，那么流浪儿偷吃食算不算偷呢？他心想应该算不上，好像有人说过，儿童偷食品错误在国家。咳，小龙犯下的是贩毒大案，什么偷啊抢啊已算不上什么了。依寇队长的说法，单这一条就要了他的命。

汪一明的心揪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再问你流浪了多少年呢？

不记得了。

不记得，不记得，那你到底能记得什么呢？汪一明问。

就记得东跑西窜，一门心思找东西填肚子，填了肚子再寻睡觉的地方，一天一天就是这么过的呀。

就是一头小兽啊。汪一明想，一头孤孤单单的小兽在天地间奔走活命，一个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真是不可思议呵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不由联想起自己上中学的女儿，被全家人当成小公主，遵循“女儿要富养”的原则，被照顾呵护得无微不至，脾气大说一不二。前天晚上睡觉前喊着要吃哈密瓜，他只好开车上街寻找还没收摊的水果摊。

他陡然没来由地问句：你吃过哈密瓜吗？

哈密瓜？

对，产于新疆的哈密瓜。

没，我吃过甜瓜，比甜瓜好吃？

好吃。

我吃过西瓜，比西瓜还好吃？

好吃。

想象不出能好吃到什么程度。

你吃过什么水果？

杏、苹果、梨、葡萄……啊，就坦白都是在园子里偷的。

不偷不得食，用胶东话说叫“吃打食”。他心想“吃打食”的孩子能活过来真是不易啊。他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多问小龙一些相关事宜，为今后写这类流浪儿题材的小说积累些资料。这些年他写过一些文艺作品，但没有写过儿童文学，看报刊上发表的描写儿童的作品他觉得大部分是在胡扯，要么人为拔高突出正能量，要么隔靴搔痒离现实儿童生活十万八千里。自己的女儿宁肯看成人小说看手机微信也不看印刷精美的儿童读物。

但没等他继续往下问，身旁的小丁递给他一个纸条，上写：汪处，下面是不是集中问一下与案件相关的问题？

他陡然意识到“审讯”跑偏了，源于自己的不专业及写作者的感性。太不应该！他立即纠偏，转入正题，问：犯罪嫌疑人，详细交代你的犯罪过程！

是，就交代。

二

审讯后半程进展顺利，犯罪嫌疑人小龙全招了，专业的说法是供认不讳。大功告成，小龙被带走后汪一明长长吁了口气，心想交代了好啊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，这会减轻一些刑罚的。

刚要起身离开审讯室，寇大队长和他的审讯助手小吴推门进来了，当是那边的审讯业已结束。

“把苗通拿下了，乖乖投降。”寇队语气轻松地说。他知道苗通是小龙的同案犯。

“老汪，你这边情况怎样呢？”寇队问。

“很好，也全部交代了。”汪一明回答。

“那好，咱今晚加加班，把情况汇总一下。”寇队长说着拿把椅子坐下，说下去：“这是个重大案件，须尽快把材料准备好移交给检察院，根据以往经验，法院年前会判决执行一批罪大恶极的凶犯，不能耽误在咱这里。”

他自然明白寇队长说的意思，问句：“什么时候移交？”

寇队长说：今天是周末争取下周吧！给检方法院省出点儿时间。

他迟疑一下说：这么快，能行吗？

寇队长说：案情重大却不复杂，又都交代了，没问题的。

他问：你认为法院会怎么判这个案子？

寇队长掏出烟递给汪一明一支，汪一明摆摆手，寇队长便给自己点上，吸了口说：应该都是极刑吧。

死刑？交代得好也判死刑？汪一明的心不由一沉。

问题是数量太大。按法律五十克以上便可判死，他们是这个数的十倍啊，你让法院怎么判？再说同类案件最近有上升的趋势，必须控制下去，当然最终还是看法院怎么权衡了。

他想想说：据小龙交代，苗通是主犯。

寇队说：苗通讲小龙是主犯。采信谁？

小丁说：小龙不可能是主犯，他是受苗通诱惑。

寇队长问：为什么这么认为？

小丁说：苗通有前科，他比小龙大……

寇队长说：这不一定说明问题。对了，小龙今年多大岁数？

小丁说：身份证上注明是1998年出生。

寇队长说：那就是19岁了，苗通也是19岁，两人一般大。

汪一明说：可小龙的身份证是假的。

寇队长问：与公安网比对了？

汪一明说：比对过，是伪造的。

寇队长说：他自己交代是哪年出生的？

汪一明说：他记不住了。

寇队长问：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记不住了，这可信吗？

汪一明：应该可信，他是个黑孩儿、流浪儿，稀里糊涂长大又稀里糊涂走上犯罪歧途。

寇队长把烟蒂掐灭，摇摇头说：稀里糊涂不是理由啊，他自己不否定……哎，他自己否定出生年月是假的吗？

小丁说：没有，可要真是记不准了也无法否定呀。

寇队长问：那么他办假证时，怎么写上了98年，而不是99年、00年？

小丁说：他交代说办假证的人当时问过他的年龄，他说不记得。办假证的看看他说按19岁吧，这样找工作好找。他同意了。

汪一明说：我看他的模样还孩子气，肯定不到19岁。

寇队长摇摇头说：有人老相有人嫩相，看模样看不出三两岁的差别。再说我们也只能以身份证上的标准为准。

汪一明说：年龄这事儿杠上杠下关乎生死，必须落实，不能马虎。

寇队长想想：能落实当然落实。打电话给他的出生地公安查询一下，这也简单。

汪一明闷闷说：说简单也不简单。假证上标注的出生地也是他瞎编的，到哪儿查询？

寇队长一怔，问：这么说所有信息都是假的？

汪一明点点头：可不是，连名字都是假的。按道理讲黑孩儿犯法应该先上户口，有个真名实姓，受审判刑才名正言顺，否则……

寇队长说，你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但道理不等于法律。

汪一明问：那法律对这种情况是怎样规定的？

寇队长说：只要查实是本人犯的罪，便可采用其自报名起诉。

自报名？瞎起的也可以？小丁问。

可以，以前都是这么执行的。寇队长说。

汪一明不吭声了。

寇队长笑笑：说老汪写小说，不是也随心给人物起名字嘛，起啥就是啥了嘛。

汪一明想：人命关天怎么能和写小说等同呢？可他没说出口。

回到家不久，寇队长打来电话，先打了几句哈哈，接着就今天的审讯关照说：如今咱们搭班子，该说的我就要说了，你别介意。汪一明说我不介意，况且你是一把手，该指示的就指示。寇队长一笑，说指示说不上，只能说是交流。汪一明也笑笑说：行，那就交流。寇队长说汪处你是咱局里的文化人，中文系毕业，一直干宣传，还业余写小说，总起来说素质很高，可话说回来，咱们干的毕竟是公安，真刀实枪地同坏人干，心慈手软不行。温情主义是我们这个行当的大忌。汪一明已很清楚寇队长心中的意思了。尽管有教导的意味，可他并不反感，也难得他能把想说的话讲出来。便说寇队长说的是，犯人犯了法，危害了社会，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这没问题。

寇队长笑说好啊，你已经转轨了。别的我就不多说了，这个案子，尽早不尽晚，下周一二就移交出去，这样检察院也好法院也好，能从从容容在年底走完程序，大家皆大欢喜。

电话挂了。寇队长最后的话让他心里咯噔一下，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：所谓走完程序，就是把人犯处决。讲结了案子完成了任务可以，讲皆大欢喜他妈的有些冷血了，人头落地啊。

妻子李环从厨房出来，擦着手问句：谁的电话？他说老寇。李环在沙发上坐下，说刚离开机关，又有什么事？汪一明说案子的事。李环又问案子怎么了？汪一明本懒得说，刚要说别问，转而又改了主意，便把自己调到分局遇到的头一个案子的大体脉络讲了讲后发牢骚说，再急着结案，也不能马虎从事啊！犯人的许多情况还是未知数，就要结案了啊！李环叹了口气说，小黑孩儿真可怜，来到这世界上没得一天好，就……要送命，不去比富贵人家的孩子，就是比比咱们李雯也亏大了。汪一明也叹了口气，说当然了，可怜归可怜，亏归亏，毕竟犯了法，得接受刑责，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剥夺他本应得到的宽宥。李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说到底是个实际年龄问题。公安本事大，难道就没办法搞清楚吗？汪一明摇摇头说情况也是太特殊了，就像从山里跑出来一条流浪狗，谁有办法弄清楚它是啥时候出生的？李环陡然想起什么，说那小黑孩儿

不是叫小龙吗？小龙就是蛇，是不是他属蛇才得名小龙呢？汪一明愣怔一下，拍一下手说可不，俺们老家属蛇就叫属小龙。幸亏你提醒我，你算算，属蛇的是哪年出生？李环说不用算，咱雯雯属猴，04年，属蛇就是01年的。汪一明眼前亮了一下：01年就是17岁了，行了，这遭行了，不满18岁不能判死刑了！李环也跟着高兴，说这太好了。汪一明想想说也别高兴太早了，毕竟是我们的猜测，还得落实。说罢从沙发上摸起手机拨号，大声讲，小丁，明天一早来接我，一块儿去拘留所……

放下电话，雯雯从她房间里出来，问句爸爸，明天你去找小黑孩儿哥哥吗？汪一明明白刚才和她妈的谈话她都听到了，遂点点头，问干吗问这个？雯雯说别忘了带一个哈密瓜去呀，他与李环相视无言。

四

一如预期，汪一明与小丁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位于市郊的看守所，再次提审了犯罪嫌疑人小龙，却没有达到预期所愿：小龙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属什么的，甚至没意识到两个审过他的警察，再次赶来追问这个事项对他意味着什么，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不知是该向前还是向后那般懵懂。而也正是这种“看不开死活眼”，才牵引他走向了贩毒这条不归路。汪一明心里又急又气，若不是职业纪律，他真会对他讲明这其中的生死攸关，导他胡诌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属相。

却没有，事情自有其自身逻辑走向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不过尚有一获：小龙忽然记起养父母那个小村叫杏村。呵，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假如找到这个杏村，就能找到小龙的养父母，由此又有可能找到其生父母的下落？

回程路上，小丁边开车边说：汪处，小龙说的那个杏村是不是在海阳啊？

汪一明问：海阳有个杏村？

小丁说：海阳县城就叫杏村。

汪一明说：不大可能是县城，再说小龙的口音不像海阳一带，倒像是鲁南那边的。